

# 红山文化彩陶纹样探源

朱延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摘要:** 红山文化的彩陶纹样内容繁杂, 通过对其谱系脉络的分析, 可大致看出两个方面的来源, 一是源自本地土著文化的既有成分, 二是来自黄河流域彩陶的影响, 而源于本地文化的彩陶成分在红山文化彩陶中居于主要地位, 因此, 可以说红山文化的彩陶是在辽西区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彩陶纹样 渊源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1954年,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 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并指出这是北方与中原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sup>[1]</sup>。上世纪80年代, 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等重要遗址的发掘, 揭示出一批红山文化晚期的礼仪性遗存<sup>[2]</sup>, 使人们认识到红山文化不同凡响的社会发展水平,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中原地区。红山文化为何会产生如此的进步, 是因为当地文化接受了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后产生的动力, 抑或主要是由于红山文化及其之前的兴隆洼等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围绕着这样的问题, 学界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正如时下许多学者强调的那样, 通过玉石器、筒形罐以及陶器外表的之字形压印纹等纹饰的联系, 可以确认红山文化之主体植根于兴隆洼等文化, 所以西拉木沦河流域至燕山南北地区土著文化的自身发展, 应是红山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动因。但不可否认在当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也受到来自南面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 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象就是彩陶, 因为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时期都缺乏彩陶, 红山文化则凭借着南邻华北的地理优势, 极易汲取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成分。出现在红山文化中的绚丽多姿的彩陶, 多是受黄河流域彩陶影响的某种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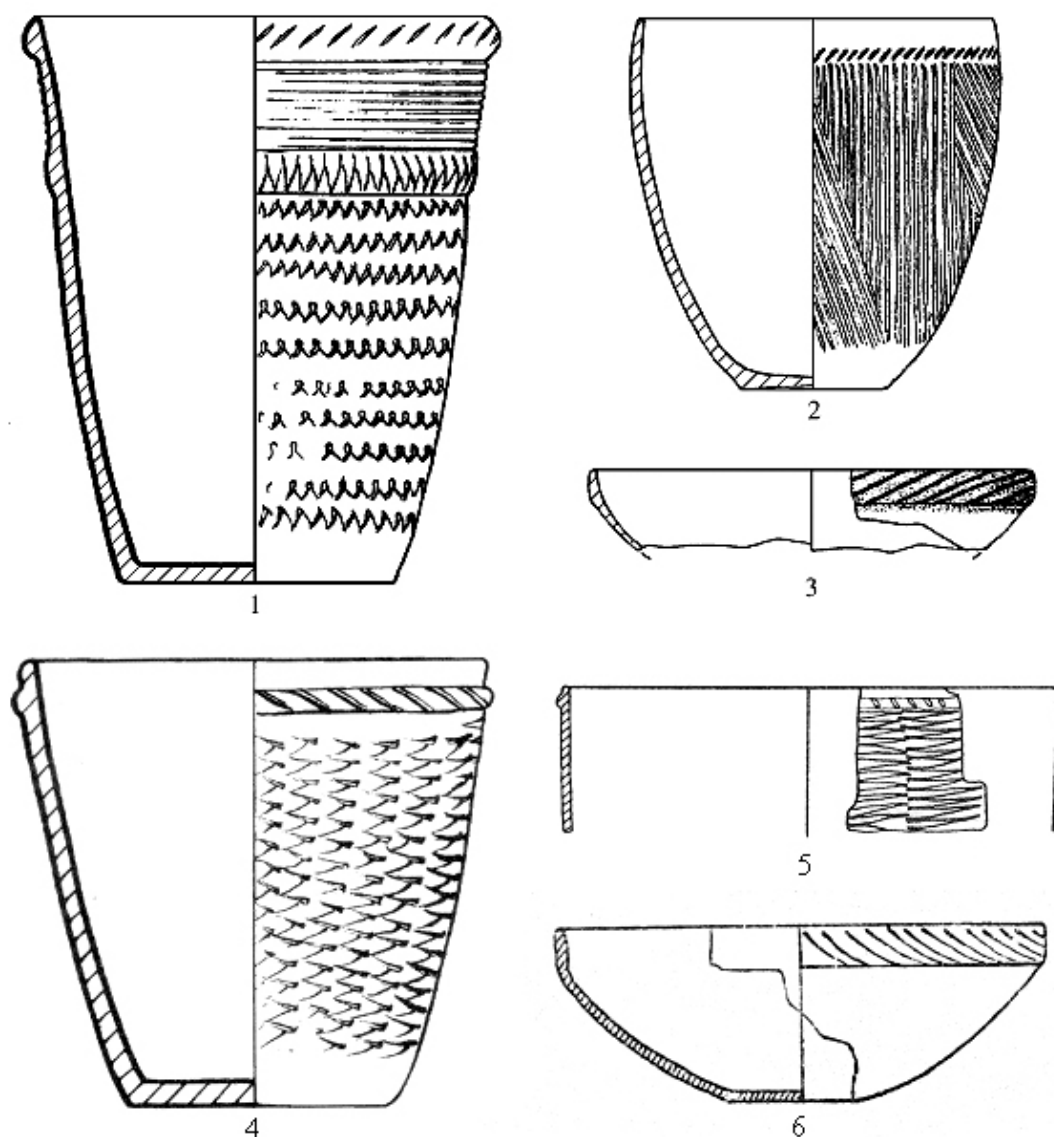
然而, 细审红山文化的彩陶花纹, 至少其主要部分都可以在当地更早的文化那里找到它们的母体。

## 一

经常被人们提及的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主要有平行斜线、勾连纹和鳞纹等。

平行斜线纹习见于红陶钵的口沿外表, 系指斜线按同一方向横绕口沿排列的彩陶花纹, 迄今所见多为黑彩, 如朝阳小东山G1: 120<sup>[3]</sup>。而许多钵口沿上的这类纹饰每道斜线的粗细并不均匀, 往往是一端明显较粗, 向另一端运笔时则益渐细微, 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它称作“蝌蚪形斜平行线纹”<sup>[4]</sup>, 如敖汉旗三道湾子H1: 4所见<sup>[5]</sup>。实际上, 红山文化筒形罐口沿的外表也常常出现一种平行短斜线的戳印纹, 就像朝阳小东山F7①: 1显示的那样<sup>[6]</sup>。如果筒形罐的口沿外表有一周附加堆纹, 则这种短斜线便直接地戳印在堆纹上, 如朝阳小东山HG1: 26是<sup>[7]</sup>。或是由于戳印工具特殊的形制, 抑或是出于某种统一的戳印方法使然, 筒形罐口沿外的这类戳印纹常常呈现为一端的戳痕既粗且深, 另端戳痕较细而浅。由此可见, 红山文化彩陶钵口沿外的平行斜线纹和夹砂陶筒形罐上常见的这种口沿纹饰在表现立意上如出一辙, 二者同样都是对陶器口沿部分的一种刻意渲染。并且, 它们的花纹体例乃至图形

都高度一致。按照红山文化的分期，目前所知最早的阶段当以敖汉旗兴隆洼F133 为代表<sup>【8】</sup>，在这个阶段严格意义上的红山文化彩陶似乎还未出现，而筒形罐上的短斜线戳印纹却已经存在了，所以，彩陶钵上的平行斜线纹应该是将固有的筒形罐口沿纹饰移植到泥质红陶钵上的一种新创。那么，红山文化夹砂陶筒形罐的这种口沿纹饰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这方面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无疑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兴隆洼文化较晚的阶段，筒形罐的口沿往往制成厚重的形态，也有在口外加贴一周附加堆纹的做法，部分厚口沿的外表或附加堆纹上，始有戳印的平行短斜线纹，如林西白音长汗BF62③：1 和AF9②：8 所示<sup>【9】</sup>（图一）。那些口沿既不加厚又无堆纹的兴隆洼文化晚期的筒形罐，其口沿外表也往往加施专门的纹饰，仍以平行短斜线戳印纹居多，如敖汉旗千斤营子兴隆洼文化筒形罐所见<sup>【10】</sup>。是知红山文化筒形罐口沿外表的戳印纹应源于兴隆洼文化。



图一 筒形罐口沿外的平行短斜线戳印纹和彩陶钵口沿外的平行斜线黑彩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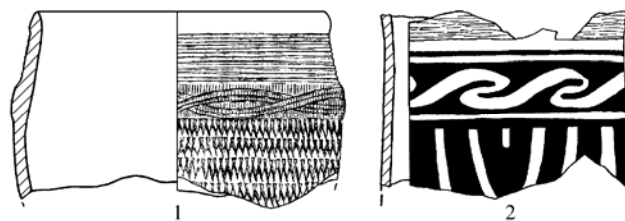
1、4. 兴隆洼文化筒形罐（白音长汗 BF62③：1、白音长汗 AF9②：8）

2、5. 红山文化筒形罐（小东山 F7①：1、小东山 G1：26）

3、6. 红山文化彩陶钵（小东山 G1：120、三道湾子 H1：4）

红山文化彩陶钵口沿外的平行线除了斜向的以外，还有一定的纵向纹样，如林西白音长汗AH34：1所示<sup>〔11〕</sup>。同理，这类纹样也是对该文化筒形罐口沿外的平行短线戳印纹的一种移植，林西白音长汗AF26①：1可作为此说之实证<sup>〔12〕</sup>。而筒形罐口沿外的纵向平行短线戳印纹在兴隆洼文化晚期亦不乏其例，如巴林左旗金龟山F3：1是<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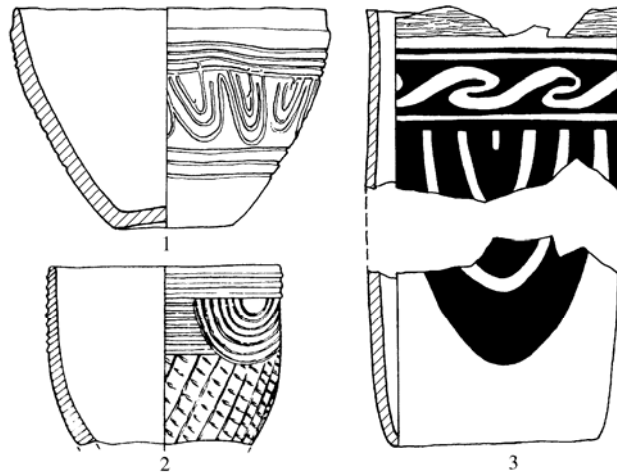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彩陶中的勾连纹往往被视作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弧边三角彩陶花纹的一种流变，但是如果着眼于这类纹饰中以黑彩勾绘出来的“空白地带”的话，则基本都呈作连续的“~”或“∞”之类的勾连状，如牛河梁第二地点4号冢M5、M6所出彩陶盖罐和阜新胡头沟筒形器上部的图案<sup>〔14〕</sup>。其实，这种呈二方连续展开的勾连状花纹在兴隆洼文化陶器中已有明确的表现，如林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筒形罐上半部往往制出一周凸出于器表的凸泥带，这凸泥带上便习见勾连纹的图案，其中，白音长汗发掘报告披露的AF32①：6所饰B型勾连纹<sup>〔15〕</sup>和胡头沟筒形器的勾连纹彩陶图案十分相近。尤其是胡头沟筒形器的黑彩勾连纹施于此器上部，这和白音长汗压划勾连纹的凸泥带在筒形罐上的位置别无二致（图二）。事实上，勾连纹在早于白音长汗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中即已出现，故是兴隆洼文化的一种传统纹饰，红山文化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彩陶的形式再现了这种古典图形。



图二 兴隆洼文化筒形罐上的压划勾连纹（1）  
和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上的黑彩勾连纹（2）

1. 白音长汗 AF32①：6      2. 胡头沟：筒5

红山文化彩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习称麟纹或垂麟纹，典型者如赤峰蜘蛛山T1③：47这件彩陶垂腹罐的纹饰<sup>〔16〕</sup>，前述阜新胡头沟筒形器上的主体纹饰也是这种图案<sup>〔17〕</sup>。而在红山文化陶器纹饰中，与麟纹彩陶有关的应是压划在夹砂陶器上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一如赤峰西水泉H1：5所见<sup>〔18〕</sup>。故知麟纹彩陶和上述几种彩陶纹饰一样，也是将夹砂陶器传统纹饰进行移植的产物。进而可推测夹砂陶器上的这种纹饰亦很可能植根于本地区更早阶段的土著文化。实际上，从发表的富河文化陶器照片中，已可看出富河文化筒形罐饰有多重压划垂弧纹的现象<sup>〔19〕</sup>，笔者曾论证，富河文化的年代应相当于最早阶段的红山文化<sup>〔20〕</sup>。不惟如此，上世纪50年代调查的克什克腾旗瓦盆窑，以及新近调查和发掘的林西井沟子西梁等遗址，获得一批颇具特色的夹砂陶器，其主要特征之一是以凸泥线构成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sup>〔21〕</sup>（图三），至于这类遗存的年代，无论从共出的其他陶器分析，还是着眼于井沟子西梁遗址的碳十四实测年代值（7060±60BP和6885±50BP<sup>〔22〕</sup>），都应视作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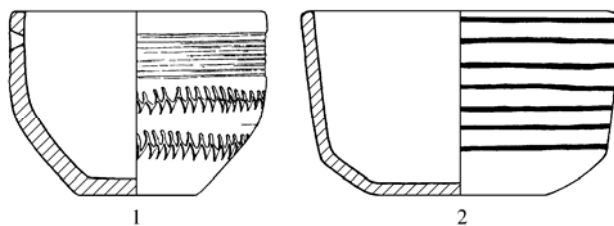
图三 井沟子西梁遗存（2）和红山文化（1、3）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

1. 压划而成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西水泉 H1：5）
2. 凸泥线构成的多重半环状垂弧纹（井沟子西梁 F1②：34）
3. 黑彩多重半环状垂弧纹（胡头沟：筒 5）

## 二

其他常见的红山文化彩陶纹饰，多半也可从兴隆洼文化陶器纹饰中找到它们的祖型，试作如下表述。

红山文化存在一种口部较深的彩陶钵，此类钵口沿外表习见多道横绕器壁的平行彩带，如巴林左旗二道梁 T69①：1 是<sup>【23】</sup>。兴隆洼文化的钵（或称盂）类口沿外表也往往呈作多道横绕器壁的凹弦纹，以林西白音长汗 BF5①：7 为其代表<sup>【24】</sup>（图四）。这前后两种纹饰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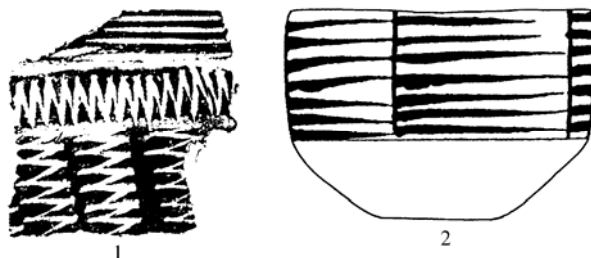


图四 兴隆洼文化陶钵上部的凹弦纹（1）和红山文化彩陶钵上部的横向平行线黑彩花纹（2）

1. 白音长汗 BF5①：7
2. 二道梁 T69①：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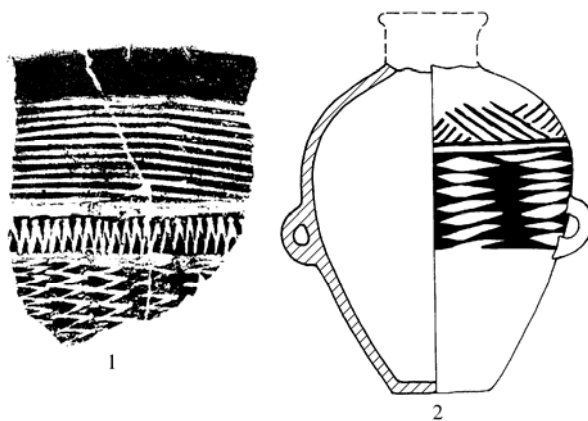
之字纹是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主要纹饰，红山文化诸多彩陶纹饰中，自然不乏拟之字纹形象的彩陶花纹。其中，仿自横压竖排之字纹的有横长三角纹和菱形纹，前者可以赤峰西水泉 H4：2 为例<sup>【25】</sup>，后者如敖汉旗三道湾子 H1：12 彩陶钵<sup>【26】</sup>和巴林右旗那斯台彩陶罐<sup>【27】</sup>的主体纹饰。横长三角纹的原型当是各列之间区分严格而少有交叠的那种规整型横压长之字纹，此类纹样在兴隆洼文化中已初露端倪，或可参照林西白音长汗 AH45：10 和 AF20②：2 的纹饰拓片<sup>【28】</sup>（图五）。菱形纹的祖本应是各列之间略有交叠的缜密型横压之字纹，此种

纹样亦见于兴隆洼文化，如白音长汗AF31①：6的主体纹饰<sup>【29】</sup>（图六）。仿自竖压横排之字纹的彩陶纹饰如赤峰西水泉F17：4所见之纵长三角纹<sup>【30】</sup>，众所周知，兴隆洼文化之字纹中即以竖压横排者占大宗，故纵长三角彩陶花纹的渊源，完全可以上溯至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BF68③：1可为其代表<sup>【31】</sup>（图七）。



图五 兴隆洼文化的横压竖排之字纹（1）和红山文化的横长三角黑彩花纹（2）

1. 白音长汗 AH45：10      2. 西水泉 H4：2



图六 兴隆洼文化的横压竖排之字纹（1）和红山文化的菱形黑彩花纹（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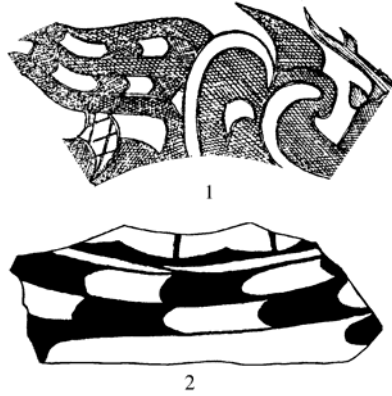
1. 白音长汗 AF31①：6      2. 那斯台



图七 兴隆洼文化的竖压横排之字纹（1）和红山文化的纵长三角黑彩花纹（2）

1. 白音长汗 F68③：1      2. 西水泉 F17：4

此外，红山文化彩陶中的黑彩鳞格纹如巴林右旗那斯台所见<sup>【32】</sup>，其祖型可视作敖汉旗南台地 3546F1：2 这件赵宝沟文化尊形器上的刻划鳞格纹<sup>【33】</sup>（图八）。



图八 赵宝沟文化的刻划麟格纹（1）和红山文化的黑彩麟格纹（2）

1. 南台地 3546F1: 2      2. 那斯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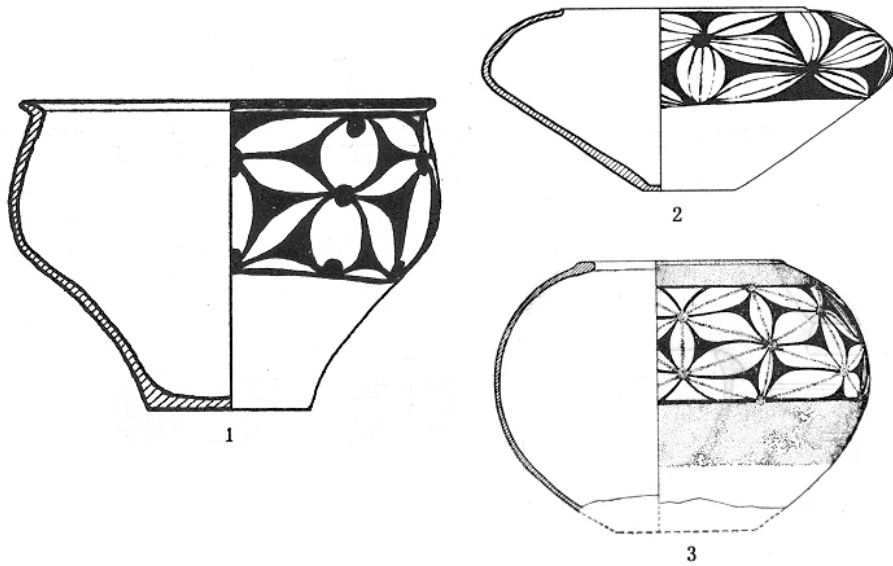
### 三

当然，除了源自本地的传统文化因素外，红山文化彩陶纹饰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成分，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红山文化的直线条红彩纹样与南面的后岗一期文化十分相似，反映两地之间的文化交往，但以目前的了解来看，还不能简单地断言这些相似的现象就是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了红山文化的结果。不过，红山文化的彩陶中的确可以见到庙底沟文化影响的产物，如喀左东山嘴的彩陶圜底钵<sup>【34】</sup>（图九）。庙底沟文化空前扩张的态势早已为学界共识<sup>【35】</sup>，作为典型庙底沟式彩陶花纹的以圆点和弧边三角构成的中心对称图形（如陕县庙底沟H11: 75<sup>【36】</sup>），在黄河下游的早期大汶口文化（即刘林期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那里均可见到（如兖州王因M176: 7 和枝江关庙山T37④: 9<sup>【37】</sup>）（图一〇），东山嘴彩陶圜底钵的庙底沟式纹样与之基本相同，可见此类花纹波及之广。另外，朝阳小东山H43: 1 这件彩陶折腹钵，以红彩绘制对顶三角和平行纵直线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sup>【38】</sup>，此类花纹与大司空文化的彩陶纹饰甚是相似，尤其是大司空文化以红彩为特色，而此类花纹溯其根源，亦当与庙底沟文化有关<sup>【39】</sup>，是知小东山这件彩陶钵也反映了同南面黄河流域的联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来看，红山文化彩陶纹饰的主要部分都可在此前本地土著文化的陶器纹饰中找到根源，而异地文化的影响在彩陶中所占比重甚微，说明红山文化彩陶的主体因素应是从“前红山文化”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红山文化彩陶花纹多是黄河流域彩陶的翻版或其变体这一既有的认识亟待澄清，对红山文化的发展历程亦需在文化谱系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理解。



图九 东山嘴出土的彩陶圆底钵



图一〇 以圆点和弧边三角构成的中心对称之庙底沟式彩陶花纹

1. 庙底沟文化（庙底沟 H11：75）
2. 早期大汶口文化（王因 M176：7）
3. 大溪文化（关庙山 T37④：9）

#### 参考文献:

- <sup>[11]</sup> 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54年),《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 <sup>[12]</sup> A.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 <sup>[13]</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小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七十九之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 <sup>[14]</sup> 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17页。
- <sup>[15]</sup>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教汉旗文化馆:《辽宁教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之1,《文物》1977年第12期。
- <sup>[16]</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小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二十四之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 <sup>[17]</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小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七十八之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 <sup>[18]</sup> A.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B.朱延平:《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 <sup>[19]</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七二之2和图一四七之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10]</sup> 内蒙古教汉旗博物馆《教汉文物精华》第52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 <sup>[111]</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三五四之8,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12]</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三四八之1,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13]</sup> 徐光冀:《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图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sup>[14]</sup> 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筒形器墓的发掘》图五之1、2,《文物》1997年第8期。  
B.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图五之2,《文物》1984年第6期。
- <sup>[15]</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一七之3,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16]</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图四之9,《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sup>[17]</sup>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图五之2,《文物》1984年第6期。



- <sup>[18]</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图九之3,《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sup>[19]</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第114页图版八九右,科学出版社,1993年。
- <sup>[20]</sup> 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sup>[21]</sup> A.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图七之9,《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B.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图六之8、10,《考古》2006年第2期。
- <sup>[22]</sup> 这里所说的井沟子西梁的碳十四测年值采用《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考古》2006年第2期)公布的数据。
- <sup>[23]</sup>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图七之1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据笔者观摩此器的印象,参与拼对的陶片并未联接到底部)。
- <sup>[24]</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五四之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25]</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图七之9,《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sup>[26]</sup>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敖汉旗文化馆:《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图二之5和图三,《文物》1977年第12期。
- <sup>[27]</sup>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四之1,《考古》1987年第6期。
- <sup>[28]</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一八七之1和图二〇二之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29]</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九六,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30]</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图一〇之10,《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sup>[31]</sup>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一七九之1,科学出版社,2004年。
- <sup>[32]</sup>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二之10,《考古》1987年第6期。
- <sup>[33]</sup> 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图四之1,《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
- <sup>[34]</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彩版58,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sup>[35]</sup>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
- <sup>[36]</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图二一之H11:75,科学出版社,1959年。
- <sup>[37]</sup>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二二三之3,科学出

版社，2000年。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图五之17，《考古》1981年第4期。

<sup>[38]</sup>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小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图七十三之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sup>[39]</sup> 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31~140页。

## Seeking the roots of the design of HongShan culture painted pottery

Zhu Yan-ping

**Abstract:**The design of painted pottery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are quite complex.. The research result proved that: These design of painted pottery originated from tow ways, The first one is originated from native culture of Liao Xi area, the other on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Yellow river basin. But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sition is after all originated from native culture of Liao Xi area, therefore, we can say the main part of the painted pottery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generated from native culture of Liao Xi area.

**Key words:** Hongshan culture ; the design of painted pottery; the origins

收稿日期：2007-06-26

作者简介：朱延平（1953-），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